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 (一)

關文蔚

喜扮男裝因而學戲

我自幼深感遺憾者為女兒之身，乃以摹仿男人之種種行為及動作為快，正當十二歲時在偶然機會下，幸蒙雙親為滿足余之慾望，將筆者打扮成男孩子模樣，並特請一位名鬚生宋劍影為啓蒙老師，宋乃汪笑儂之得意門生，能戲頗多唱做均佳。我家全是外行，因一切不懂，戲尚未學會一齣，即買來全副鑼鼓及着用之戲裝，全部訂作妥當，結果戲學會啦，人也長高了，行頭也短啦，穿了兩次就無法再穿了，只好再作。因老師教法好，僅僅學會了三齣戲即出盡了風頭，那是民國十四年僅十二歲，即學得「馬前潑水」「獻地圖」「刀劈三關」，單以一齣「馬前潑水」而言，僅在一天堂會中，我即收入了兩仟多銀元，所謂堂會戲並非今日之晚會戲，而乃是為富貴人家有喜慶事而演的，演出人員比平時包銀(待遇)要多達數倍，如角兒唱的好，人緣佳必定有點戲者，(說客氣點就是特煩)按點戲也就是在原定之戲碼而外，加演，或改演，其原因乃某顯要人出資點某角唱某戲，其出資點戲當不下三五百元點一齣，那日因有許多人想聽「馬前潑水」中之朱買臣休妻，故眾人合點一齣戲，總共額外點戲收入三仟多元銀洋，必須以二八，或三七成分給前後台、場面、箱官，以及所有劇團人員，照人計

算分攤，這個名稱為「小份兒」，這分小份的人，不一定與被點之戲有關，只要是該劇團中一份子，即有一份錢，被點戲的角兒，除應得點戲錢而外，這小份錢也得一份，不過大方一點的角兒們這筆「小份」錢，時常賞給了伙計(佣人)了。但是被點的這齣「馬前潑水」中其重要配角，另外要在主角這邊再以二八或三七分，那時的情形所知不詳，在記憶中僅知當日獨得二仟餘元現大洋，頗為令人羨慕。

台下大拋銀元喝采

而後又學會「喜封侯」「胡迪罵閻」「讓成都」「哭祖廟」還有一齣「宦海潮」中之小孩，是該劇中的小主人名叫于得水，宋劍影老師演家院于福，有一場劇情是主僕二人討飯情節，二人跪於台上，面向觀眾作討飯狀，當時觀眾們大把鈔票，內包銅版往台上甩，也有把現大洋(銀元)往台上丟的滿台是錢，有一次被洋錢把我的頭打了一個大包，觀眾們見我被打着了，後來又買了許多東西送我表示歉意。有一次演「喜封侯」，其中有兩段相似的唸白，我把後面的詞唸到前面來了，當時並未慌，沉着的把詞連了個彎，給我找回來啦，除老師而外，任何人也未聽出來，總以為老師會罵我，結果不但沒罵，反而買了一串糖葫蘆，獎勵且大為稱讚。

另有一次為慶祝當時的北洋總統曹錕的誕辰而演堂會，地址是在保定，曹家花園內有一極大之舞台，前後台規模及設備極為精良宏偉，那個時期筆者僅學了不過數齣戲，而這位曹公指名非要看我師生演戲，筆者仍然是演「馬前潑水」，老師演「花子拾金」，因曹錕深知余師有鴉片嗜好，曹錕總統的命令不准叫拾金，而改名為「花子拾鴉片烟」，原來他命副官準備妥了一大罐子煮好了的鴉片烟膏子送給我的家庭教師，這一大罐子足有兩斤重，定要在台上拾起來為了全場人一笑，吾家老師為感謝此情，臨時編成新詞，連唸帶唱的，筆者無法記得起是何詞句了，總而言之，這天我師生出足了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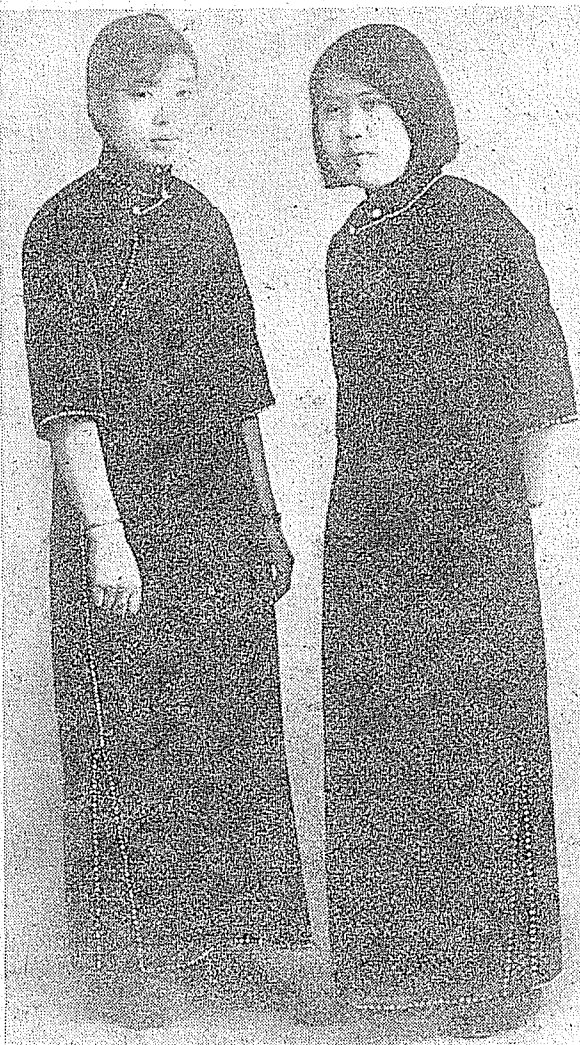
我學戲沒有挨過打，但我得來不易，除以優厚待遇討老師心歡而外，為了學的不如理想時，却常在自己腿上擰一把，捏一下。記得有一次宋老師坐在大師椅上，我垂手立於桌前而學，因一個腔學了很久不會，我一急之下右手將左手背捏掉一塊肉皮來，鮮血直流，至今尚有一小疤痕。老師把我看成了寶貝一樣，家母曾花錢給老師娶來了一位再嫁的太太，並送他一隻掛錶、一條金鍊子，筆者也將別人送我一對二兩重的金鐲子，送給了新師娘，他二位婚後僅一年多，我那啓蒙老師即駕返西天了，余把他老人家傳授的戲也給忘光了，因那汪派戲的唱腔，不接近時

代，有意忘了再重學其他派戲。汪派戲之特長，重心在最後，無起堂（戲未終人先散）之患。

唱「四郎探母」忘了詞

民國十五年冬，家中爲我請來第二位老師金潤田先生，學習國劇，在那個時候不稱國劇，因有多數人思想上有偏差，認爲此行業不高尙，故而筆者以母姓（郝）對外演出，這次請來的金老師，因其也是單身，家母爲其準備客房一大間，那時舉家與外祖母共居一兩進之四合院房，正房五大間，南房五大間，東西兩邊各五間，院前端五分之二處設有一「二道門」，平時此門不開，

僅由週圍通廊上之小門繞行，這間客室即位於正房右手最邊的一間，其旁另有一小跨院，設有佛堂，與正房同一方向，可由走廊上右側小門通入小院中佛堂，金老師的臥房即設於此，如進入佛堂上香，必先經其臥室門前，金老師卻生性潔淨而古怪，不准我家男女僕人進入其臥室，有關清潔工作由其自理，上香等人經過其門不得探視室內，平時教戲是在客廳中，如家有生客在，始改移其臥室中教戲，常見彼蚊帳中央懸掛些食物，如葡萄、石榴等水果以及青、紅辣椒等等，從不敢過問是吃的，還是爲了欣賞的，彼有時見其地上有根火柴棒必即刻撿起，而且其掃地時連磚縫也要



太原五百完人之一閻錫山將軍的五妹閻慧卿小姐（右）早年與親信使女郭桂英合影。

掃的一粒沙子也沒有，很像剔牙一樣以掃把尖，一點一點的往外剔出，必要一點灰塵全無方止。有一次拉胡琴的坐於其床上，彼當時即用左手推開人家，右手即用掃床的掃把，掃那塊坐的位置，決不顧別人的情面，每當看我練各種刀、槍、甩髮、吊毛、搶背等，其必令筆者先將院中花木及地澆水，掃清院子而後再練，我最氣他這手，因爲院子佣人每天掃地，並不辭，偏要我掃，心中甚爲不平，有時候我就給他來個如同寫大字一樣，又像是演戲，瞎掃一回，這位老師對待學生，只有嚴肅，沒有慈祥，他不單是教老生戲教的不錯，而且老旦戲會的相當多，尤其是冷門戲教的十分地道，他在我家教戲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我喜歡學老生，不學老旦，無法發揮其特長，故而他曾經以義務性的教出我有個妹妹「郝雁聲」來，其冷門戲如「漂母激信」「孟母擇隣」「孟母斷機」全部「藥茶計」「三進士」全部「五鬼捉劉氏」等，總而言之老旦戲無所不能。而我僅向金老師學了幾齣戲，如「鐵蓮花」「定軍山」「四郎探母」（後再向陳老師秀華先生重學）「打棍出箱」（後再向吳老師鐵庵先生重學）「桑園寄子」「打姪上坟」「法場換子」等等。

記得是民國十五年終前，筆者第一次演「探母」之四郎，見六郎一場忘詞，雖然事過了五十餘年，到現在爲止，我仍然不知當時是怎樣錯的，僅記得該時頭也暈了，耳也聾啦，眼也花了，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最好不被人看見才好，那位金老師因我忘詞，氣得他直搖頭，不等我唱完他就走啦。

外祖母要拿刀殺人

回到我家以女傭做爲說話的對象，預備要給我開張（打我）。傭人將這件事偷偷的告訴了筆者外祖母，她老人家最疼愛的就是我，甚麼好東西全留給我吃，筆者的嗜好就是愛喝好茶及螃蟹、大明蝦等，她總是教廚子給我買大明蝦，大河螃蟹，對我特別溺愛，這天聽說我要被老師打，她怒氣沖沖叫廚子老宋把菜刀拿來，那廚子不知道老太太要刀何用？又叫張媽（女傭）搬把椅子來，「我坐在這等外孫女回來」，她正在發怒時，我們家人也回到家中，本來我心中就是忐忑不安無地自容，一進門就見到她老人家手中拿着菜刀，閉着一隻已失明多年的右眼，瞪着一隻亮而有神的左目，大聲怒吼着「誰敢打我外孫女，我就殺了誰」她這樣一來真使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又見她招手叫道：「快來，到我身邊來，有人要打你，誰敢打你，我就用刀殺死他。」筆者聽她這樣講，心中明白，這是我這不成才唱錯了戲而起的，更令人不安，她又大聲吵着說：「不學戲啦，啦啦啦啦」趕快把她手上的刀搶下來，我說您這是作什麼呀？父母即向老人家解釋說：「大家全認爲孩子是塊材料，如半途而廢，放棄這一行太可惜啦」。這邊一再向外祖母勸解，而那裏的金老師氣的收拾行裝走路不教啦，筆者見事不妙，事因我而起，解鈴人還須繫鈴人，只好自己去請罪，拿了一根雞毛揮子，捧到金老師面前請他打我，這時候外祖母總算不吵了；衆人又擁到平時不許他人進入的禁地，金老師之臥

室來解圍，結果我也沒挨到打，金老師也不告訴我怎樣錯的，自此以後被罰每日吊兩次全部「探母」。

筆者深恐他人談到此事，但事有湊巧，家父有一位好友姚先生，他是少帥張學良的隨從副官，筆者不知他叫何名字？只知奉父命喊他姚伯伯，他到我家來總喜歡拿着一根類似馬鞭子之物，口中不斷唱着「探母」過關時之快板，唱詞是「翻身下了馬雕鞍」他把鞍字唱成「南」字，真不順耳，先前總以爲他是在諷刺我，其實不是諷刺人，他根本不懂戲，而我從此下定決心暫時不再演此劇，苦練一段時期，除非練到他人有所不及之處，最低也要練得自己認爲滿意時再演，每天對着鏡子作各種表情及動作，並求人挑剔毛病，過了一段時間，那金老師不辭而別，經人介紹拜在陳老師秀華先生門下重習「四郎探母」與金老師所教大致相同，僅該劇之引子不同。

曾向陳師習「失街亭」「珠簾寨」「洪羊洞」等劇，陳師教譚派戲是第一把交椅了，稱得起首屈一指。

在此同一期間又拜吳鐵庵先生爲師，再修整「打棍出箱」習「盜宗卷」「打漁殺家」，因吳師演這些劇有獨到之處，無人可及，昔馬連良在未成名前即私淑吳師，及賈洪林之長而後成一派。吳師會紅極一時，因其五歲時即能演戲，故有五齡童之稱，惜壽不長，如其長命，則馬連良當成名更晚矣。

首次應聘太原登台

民國十六年，山西太原，有一戲園子，「丞慶戲園」其老闆姓邊名玉璽，人稱其爲邊大爺，是位年高德劭長者，約七十歲左右，無他所好，頗愛聽戲，故而經常組班當老闆，邊先生有位極有地位，頗有聲望之外甥，這位老先生，每次組班如賠了錢，即向其外甥索取，請求援助，這位外甥惟舅命必從，且不遲緩，其組班不爲賺錢，只爲過癮，並且收了許多義子、義女，其他名字作者已無法記起，僅記得一位唱武生者秦月樓先生，是邊老之義子，秦所演之戲路，冷門戲居多，未見其他人演過，如「木蘭關」「大破潞安州」「廣太莊」等戲，所使之大刀，其寬度足有一尺多寬，長度有兩尺多，很像一扇小門板，秦月樓身材不高，嗓音不亮，但唱起來很受聽，頗有叫座力量。秦先生曾與我合演「對金瓶」中之韓文玉，作者演其二弟韓文瑞，後來作者曾反串其中女主角蔡文琴，也是由秦演韓文玉，事過二年後由邊老先生之玉成，與名坤小生韓子峯，結爲秦晉之好，後於民國四十年左右，作者在台灣鐵路局福利委員會，出納時再度會面，彼夫婦已兒女成羣。

回憶民國十六年，作者僅一十四歲，會戲不多，首次應聘，搭長期班演出，隨學隨唱，機會難得，梨園行有一術語「借官台，演私戲」之說，即是學會一齣，唱一齣，乃最有利極爲合算之事。先前演堂會戲雖然賺錢多，但平時並未搭班演戲，除經特約演堂會戲而外，偶然間僅以票友身份演出幾天，這次是邊大爺特別器重，正式聘請，當時因無藝名，又因思想有些守舊，故仍以

冠母姓乳名「郝巧鈴」三字獻藝，作長期演出，每月包銀（報酬）大洋（銀元）四佰塊錢，不能算少，最合算者乃是學會了戲即上台演，常演方可熟練，如學會了不唱永久不精，任何一種學術或藝術，學會了不用久而久之會忘光，何能求精，此乃演藝人最好機遇，雖然以我一人為主，但尚有其他數人之吃住，接送均由邊老闖負責，此外尚有一、二路旦角，姓常名鳳雲，演二路青衣，因我母親未能隨來，故而彼與我父相愛，因其人緣甚佳，故我等假作不知，相安無事。（後來正式嫁給我父。）這位常女士，是位賢淑女子，我們彼此之間頗為友善，彼與我父之事乃暗中來往，母親不知，故衆人均爲其隱瞞，余仍稱爲鳳雲姐，彼對我頗爲照顧。

泥鰍可以治黃胆病

記得有一次我父在不知不覺中生重病，這



民國十六年春本文作者飾珠簾寨之李克用劇裝照。

種病並非突然而來，乃是由健康轉虛弱，精神不好，眼珠由白變黃，臉色也成爲黃臘色，甚至連其使用之毛巾，所穿之襯衫，夜蓋之棉被白布裏，均變成黃色，此病該時稱爲「黃病」（即是慢性肝炎），當時因醫學不發達，請了許多中西醫生均束手無策，並請來一女巫，爲我父醫治，其方法，以黃蠟塗抹於黃表紙上，捲成一捲，豎立肚臍之上燃燒上端，剩餘寸許，始移開紙捲，見肚臍上有黃色污物，那女巫現出得意之狀，對守在旁邊的人說：「這即是起出來的病。」當時我等信以爲真，以爲我父即可痊愈，遂給女巫二塊大洋錢，當她去後始發現，那黃色污物可能就是她塗於紙上之黃蠟，父親被女巫折騰半天，一點效果也無有，後來經我家廚子之友，在閒談中介紹一個偏方，以活泥鰍七尾長約不滿二寸，以涼水一飯碗，將泥鰍裝入碗中水內，仰脖一飲而盡，原來那泥鰍，見洞就鑽，很快滑入喉中，作者在旁看着有些害怕，而我父並不覺得怎樣，似乎若無其事，且連服三日，每次七條小泥鰍，總共三次，也未吃任何藥物，也未忌口，他老人家就是這樣好的，大約是少接近女色，這個偏方非

常有效，因在數十年後來台灣時，曾以此治好了四五位同事。這段期間多虧常女士細心照顧，她不僅對我父照顧得好，對我也多方鼓勵。

先師崇鶴年的絕藝

該時有一位名譽生崇鶴年先生，能戲頗多，崇先生是旗人，其祖父原爲清朝皇帝管庫房者，家中頗爲富有，因彼極愛好戲劇，聘請名師教授其能戲頗多，尤以做工戲甚佳，因染有鴉片烟嗜好，不務正業，家道中落，因其能戲極多均屬上乘，藝術精良，故以票友轉爲職業。

崇先生文學修養極深，能寫善畫，詩、詞、歌賦無一不佳，因該時作者尚在幼年，不知求進，不懂事故，經常鳳雲女士鼓勵，隨時向崇先生請教，深得先生教誨，余侍之如師。

崇先生唱做均佳，尤以做工戲，如全部「九天更天」、四本「四進士」、全部「南天門」、「天雷報」、全部「桑園寄子」等戲，均有獨到之處，也可說無人能及，惜因鴉片烟之害，崇先生死於山西榆次縣，葬於該處山上。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定價6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